

法槌落下时 听见人生的回响

□ 李夏

法槌声，初听，只觉得是权力的回响，是威严的宣告。可在审判台上坐得久了，才渐渐品出那清越的余韵里，含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。法槌起落间，并不是案件的终结，而是一扇门的开启——门后，是被生活的巨浪推到我面前的人们和他们那困苦无奈的故事。

卷宗是冷冰冰的。白纸黑字冷静地叙述着是非曲直，证据链条分缕析，法律关系框架分明。可这一摞摞没有生命的砖石，其实是无数个家庭命运的碎片，需要法官用“如我在诉”的指尖，去触摸那纸质背后脉搏的跳动。

那一纸诉状，或许是一个老人用颤抖的手写下的，字里行间是他半生积蓄的无望追索；那份答辩状里，或许藏着一个年轻人走投无路时的仓皇失措。那些关于房产分割的激烈争辩，争的哪里是几堵砖墙？争的是一家人围炉夜话的记忆，是风雨来时最后的避风港。而那抚养权的归属之判，判的又岂止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？判的是一个小小生命将会在谁的怀抱里入睡，会听着谁的故事长大，会在谁的笑容里认识这个世界。

我时常在庭审的间隙，悄悄观察原被告的神情。看原告紧抿的嘴角藏着倔强的委屈，看被告低垂的眼帘下深藏的惶恐。在这个庄严的法庭里，他们不再仅仅是诉讼两造，而是被命运的漩涡卷入此地的人。他们的声音，在四壁间回响，我要从中分辨出的，不只是事实的真伪，更是那声音里情感的频率——那愤怒之下的伤痛，那强硬背后的无助，还有那些说不出的苦楚。

这份“听”的艺术，远比简单地适用条文要复杂得多。它要求法官将自己的一部分暂时搁置，走进他们的处境，去感受他们的烈日与风霜。“换位思考”不是一种技巧，而是一种内心的修行。若心中没有这悲悯的底色，那法律的公平便容易流于僵硬与刻板，如同一件尺码精确却毫无温度的衣裳，遮住了风寒，却也束缚了血肉。

这些年我渐渐懂得，一纸判决能了结纠纷，却未必能抚平人心的沟壑。法律是正义的底线，但正义之上，还需要人情的温度。

这份温度，可能只是调解时一句关切的问候，可能是判决书里对败诉方人格的尊重，也可能是法律允许范围内，为失足少年点亮的那盏回头灯。这不是徇私，而是在刚性的规则中注入人性的活水，让公平正义带着可以感知的暖意。

我们办的不是案子，而是别人的人生！做法官的日子愈长，心反而变得愈发柔软，也愈发审慎。那法袍之下的，不该是被千百个案例磨出老茧的心，而应是一面愈加澄澈的湖，能照见悲欢，映出苦乐。每一次落槌，我仿佛都能听见那声音在无数个个人生与家庭中激起的回响。这重量，便是职责的全部意义了。

法台之上，是国徽庄严，是法槌肃穆。法台之下，是万家灯火，是红尘万丈。我们站在这二者之间，用法律作基石，以良知为明灯，让每个从法庭走过的人，即便身负重担、步履蹒跚，也能在法律的公正里，触摸到人间的温度。然后带着这丝微光，继续他们值得期许的人生。

这，或许就是法官这个职业最深的慰藉，也是最重的责任。

(作者单位：东明县人民法院)

夜巡泰安记

□ 刘梅贞

当夜色漫过警灯

我们发动引擎

月光在后视镜里碎成盐粒

600公里高速公路拉开黑丝线

轮胎与柏油私语——

这凌晨三点的赛道

属于崂山警徽的锋芒

服务区的灯光切开寂静

泡面桶里腾起白雾

十二双眼睛在蒸汽后发亮

像极了高考生出租房里陪读的灯光

那个离婚母亲递向尖子生女儿的温水

灼烫了警徽下深藏的软肋与陡然淬硬的决心

车轮碾过中韩街道的褶皱

丑时的呼吸比月光更轻

而我们带着未冷却的泡面温度

在每个路口种下哨岗

当东方泛起鱼肚白

警徽上的霜花正化作

万家炊烟里的第一缕晨光

(作者为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民警)

征稿启事

以文载道，以笔铸魂。为丰富法治文化内涵，展现政法队伍的人文风采，《山东法制报》政法副刊现面向全省政法系统干警、职工及文学爱好者长期征集文学作品。期待您用文字记录法治进程中的点滴故事，用笔墨抒写政法人的情怀与担当。

一、征稿主题

1. 一线纪实：执法、司法工作中的真实案例、办案手记或基层故事，体现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。

2. 政法风采：反映政法干警忠诚履职、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或感人瞬间。

3. 法治随想：对法治建设、社会治理的思考与感悟，体裁可为杂文、评论或散文。

4. 文学天地：诗歌、小说、散文等原创文学作品，内容需贴近政法生活或法治主题。

二、投稿方式

邮箱：sdfzfwwh@163.com（邮件标题注明“副刊投稿”）

投稿即视为授权本报编辑修改及传播，作者文责自负。

山东法制报编辑部

给紫藤正名

□ 王洪松

有一次赶集，看到有人在卖一种类似洋槐花的花，不过花的颜色是金黄色的，感到好奇，一问老板才知道，这就是金雀花。银雀花，到现在也没见过。

紫藤的花与洋槐花、金雀花相似，但它们不是一个科的。我突发奇想，紫藤的花儿，是不是可以叫做“紫雀花”？

夏天、秋天、冬天的时候，看叶和藤。紫藤的叶子密集，夏天里变成一片绿，秋天里则变成一片黄。冬天的时候，紫叶落尽，一根根藤显露出来，像筋骨一样有力。

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的是，紫藤那些到处伸展的努力向上的藤条，它们无风也要摇曳三摇，拼命挺起细小的腰肢，寻找落脚的地方。一旦抓住机会，便乘势而上，迅速生长。

在紫藤的身上，我看到的是向下扎根，向上不屈不挠、坚韧不拔生长的昂扬生命力。

唐朝诗人李白的《紫藤树》写得妙：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，香风留美人。”

有人看不起紫藤的这种天生的攀附能力，认为它趋炎附势，没有骨气，一生全靠攀附，而且还在攀附中绞杀其植物，利己害人。

白居易就是写了不少关于紫藤的诗，借紫藤抒发离情别意、朋友之情，如在《陈家紫藤花下赠周判官》写到：“藤花无次第，万朵一时开。不是周从事，何人唤我来。”

但有一首诗，对紫藤的杀伤力很大：“藤花紫蒙茸，藤叶青扶疏。谁谓好颜色，而为害有馀。下如蛇屈盘，上若绳萦纆。可怜中间树，束縛成枯株。柔蔓不自胜，袅袅挂空虚。岂知缠树木，千夫力不如。先柔后为害，有似谗佞徒。附著君权势，君迷不肯诛。又如妖妇人，绸缪蛊其夫。奇邪坏人室，夫惑不能除。寄言邦与家，所慎在其初。毫末不早辨，滋蔓信难图。愿以藤为戒，铭之于座隅。”



挂空虚。岂知缠树木，千夫力不如。先柔后为害，有似谗佞徒。附著君权势，君迷不肯诛。又如妖妇人，绸缪蛊其夫。奇邪坏人室，夫惑不能除。寄言邦与家，所慎在其初。毫末不早辨，滋蔓信难图。愿以藤为戒，铭之于座隅。”

细品品，这首诗，把紫藤比做妖妇人等，目的是借紫藤讽刺那些阿谀奉承、攀炎附势的小人的。

在这里，我想为紫藤正名：紫藤，生而为藤，天性柔弱，没有背景，无所依附，不拼命向下扎根，不拼命向上生长，靠自己活出一片新天地，怎么能行？强栽紫藤！（作者为沂南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）

天平下的刻度

□ 乔圆

初冬的晨光透过高窗落在卷宗上，我伏在案头，墨迹未干的判决书初稿铺了满桌。留白处不是闲暇，是等待填充的思虑与权衡。这是我进入法院的第五年，早已习惯在诉状与答辩状之间反复勾勒，像在寻找天平最精准的支点。

电话响起，那头是当事人激动的声音，几乎能听见情绪崩落的碎响。我右耳贴着听筒，左手仍匀速书写，为调解笔录分行断句。那些尖锐的争执，必须在文字间被钝化；法条与现实之间的沟壑，要靠耐心一一填平。

午后抱着卷宗走过长廊，国徽静默，国旗在微风里■■低语。第三调解室里，一对夫妻为房产分割僵持不下。我听着他们从争执到沉默，再从沉默到松动。终于，他们愿意各退一步。签字时，那位妻子轻声说：“法官，我们不是非要争个你死我活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有人用余生等待一份公正，就需有人把青春铸成砝码。在法治的天平降临之前，我们这些血肉之躯，必须先一步丈量这人间的所有崎岖。

当夕阳斜照进空荡的法庭，我整理好今天的卷宗。天平不会自己保持平衡，它需要无数双手在降临之前，就为它校准人间的重量。

(作者单位：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)



无数微尘心甘情愿地奔赴

——读胡立东《心声回响》

□ 刘水



润心。戴克家、乔羽、杨辛、冯骥才、贾平凹……在《心声回响》一书中，我们也一样聆听着一位位文化名家在泰山的“心声”和“回响”。

陪同文学家杨辛去泰山山阴的后石坞，听先生说：“我从记事起就不断听到‘稳如泰山，安如泰山’‘泰山压顶’‘泰山北斗’‘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’等熟语。泰山作为一种精神基因，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华文化传统之中。”

我们在杨辛先生的《泰山颂》诗中，更强烈感受到了这样一种“精神基因”：“高而可登，雄而可亲，松石为骨，清泉为心。呼吸宇宙，吐纳风云，海天之怀，华夏之魂。”山格即人格，山的文化在人身上得以体现，得到传承。

冯骥才与泰山有缘，一篇《挑山工》，让亿万人仰望泰山，走进泰山，感受挑山工坚韧不拔的精神。先生说，此生曾经登过不止数百座山，但是感受最深的当属泰山。在他的书房中保存着一根光滑、包浆的扁担，是一个泰山